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  
第七十七回 巧門客代籌慶賀名目 老學究自敘學問根源

卻說巫氏分娩，得了一個頭生男胎，全家豈不喜歡？只因丹客提爐，銅匠鑄錢，吵鬧個盆翻甕倒，麻亂發纏，那顧哩這個懸弧大喜。此日已過三朝，巫宅方才來送喜盒。少時，巫氏之母巴氏同晚子巫守文來到。王春宇家喜盒也到，王隆吉跟母親來了。巴庚、錢可仰、焦丹也攢了一架盒子抬來。俱將來人一處管待，即把王象蓋所撤下新錢二百，攙兌了舊制錢，放了喜賞。

德喜正發放稿從喜封，忽見寶劍夾個大氅包來到。德喜告於主人說，盛宅來送賀禮。紹聞叫到廳上，問道：「你先回來了？」寶劍磕了頭，說：「一齊回來了。」紹聞道：「你少爺有字來，說還要上浙江去，如何回來這樣早？」寶劍道：「少爺要替舅老爺送家眷，舅老爺怕少爺到杭州西湖上花錢，不想叫去。說河南俺家老太太年紀大了，二少爺年輕，別的家下沒人，去了耽擱一年半載不放心，一定叫回來。適然山東本城親戚們餞行，叫個昆班唱堂戲。內中有個老旦，一個副淨，原在咱班上唱過戲。說山東這戲今要連箱賣。這兩個人從中串通，就連人帶箱買過來。」紹聞道：「怎的這個湊巧，人家就肯賣麼？」寶劍道：「那也是山東大鄉紳養的窩子班。因戲主病故，那老太太拿定主意，說戲班子在家住著不好，一定不論貴賤要賣。少爺看見兩個旦腳又年輕，又生得好看，去了包頭，還像女娃一般。聲嗓又中聽，一筭笛兒相似，一定不肯放。只費五百銀子，當下交與一百兩，剩下明年全完，批了合同文約，連箱全買了。少爺把那粗糙東西——虎額、龍頭、龜蓋、蟹殼，天王臉、彌勒頭、舊頭盔、槍、刀、鑼、鼓、喇叭，以及一些舊蟒、舊女彩、舊頭巾、破靴，分成四個箱，賣與歷城縣一個快頭兒。那快頭是得時衙役，也招架兩班戲，一班山東弦子戲，一班隴西梆子腔。他給了四十兩銀買的去。少爺把這鮮明鼎新的，裝成四個箱，交與咱家舊日唱老旦、副淨的，押著箱，連人都回河南來。交與他四十兩，做路上盤費。人人說這五百兩，還不夠當日十分之三哩。小的拿這氅包內，乃少爺送譚爺的人情：沂州繭綢兩整匹，張秋鎮細毛絨氈兩條，陽穀縣阿膠一斤，曲阜縣楷芽一封。全不成什麼東西，少爺叫譚爺胡亂收了，聊表遠行回來的人意罷。」紹聞道：「費心，費心。」寶劍道：「還有一句話，少爺說譚爺討得閒，今日就瞧瞧去。」紹聞道：「我忙的不了的。因生一個小孩子，親戚都來送喜盒，打算這兩日就請客。」寶劍又磕頭叩了喜，訂了明日到娘娘廟街的話。留寶劍吃飯，寶劍不肯，與了賞封去訖。那抬盒的也得賞而去。

紹聞便到樓下，商量請客的話。王氏道：「女客已各回家，唯有你外母住下。如今且暫請吃個小面兒，到滿月再請吃湯餅大面。」紹聞道：「憑娘酌度。」王氏道：「我想當下且請送喜盒的客，我心中還想請幾位未送盒的女眷，都是我心中丟不下的。趁這喜事，會合會合。但家中不比前幾年豐厚，還要費個周章，你看怎的料理？」紹聞道：「過了明日再酌度。那盛大哥借咱一百二十兩，明日我去看他，要到手裡，任娘說請誰，我齊請來與娘會合。」王氏道：「很好。」一夕晚景不表。到了次日，紹聞攜德喜上盛宅來。適逢盛希僑、滿相公在門首看卸箱，一簇兒梨園都在。盛希僑見譚紹聞，一手扯住，只說：「恭喜，恭喜，又得了姪子。」早已走在廳上。紹聞方欲作揖，說：「遠路風塵，更謝多貺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咱就不用作揖。也不用說我的話。你只說那一日做滿月，我送戲。」紹聞道：「你不知我近日麼，做不起滿月。」盛希僑笑道：「你就不用說那話阻我的高興。昨日寶劍回來，說賢弟恭喜，我已算計就了，我欠你一百二十兩，今日先與你二十兩，拿回去，且濟手乏。你做滿月我再送過一百兩，把咱兩個的賬拉倒。你不做滿月，我就不欠你的了，算助我買箱，也一切拉倒。」盛希僑此話已將紹聞挾住，口中略有應允之意。盛希僑便一片聲叫人請滿相公來。滿相公上的廳階，口中「恭喜！恭喜！」說：「先忙著哩，沒得作揖。」到了紹聞面前作揖坐下。」弄璋大喜，改日造府晉賀。」紹聞道：「偶爾添丁，何敢勞尊駕枉臨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咬文嚼字肉麻死人，快說正經話罷。我如今叫譚賢弟做滿月，就唱這新戲。也不用那綾條子，紙對子，綢幃子，爽快送上一架圍屏。到明日紮彩檯子，院裡簽棚，張燈掛彩，都是你老滿的事。」滿相公道：「自然該效勞，我別哩會做啥哩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如今先叫你寫報單，撫台、按台、布政、按察照壁後四張，五門五張，你就寫下十來張，使人貼去。」紹聞道：「戲便領下，屏卻不敢領。生一個小孩子，如何大聲張起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也不用作難，不化你的什麼。我有七八架屏，舍二弟分了四架，我還有四架。除玳瑁雕漆屏我不送你，別的你揀上一架，留下畫，撕了舊文，張上新文。那日送去，體面不體面？」紹聞道：「即令做滿月唱戲，這屏我萬不敢領。你且說屏文上寫上啥哩？豈不叫人傳笑。」滿相公道：「這有何難，就做成老太太壽屏。」紹聞道：「家母生辰，去小孩滿月，還差小半年，如何此日講慶壽的話？」滿相公道：

「老太太年近七旬，不拘那一天，都是老人家的日子，何必定然是生日才慶壽呢。如今慶在壽誕之前，央人作文，把生孫的事帶上一筆，雙喜同賀，豈不是你光前裕後的事業？」盛希僑哈哈大笑道：「老滿，我服了你真正說話到家。你遭遭都像這個有才料，就是好白養，我還肯吆喝你麼？」滿相公笑道：

「罷麼，你乎日吆喝過我不曾？休在譚相公面前壯虛光。」

盛希僑道：「閒話少說。你去東院叫那兩個旦腳來，管保譚賢弟一看，就把事定了。他也再不想玉花兒、九娃兒。」滿相公道：「閒著寶劍做啥哩？」盛希僑道：「他兩個下車時，你那兩隻眼還顧的什麼。如今差你去叫，休要撇清。」

少焉，滿相公領兩個旦腳上廳來。盛希僑道：「與譚爺叩頭。」這兩個新旦腳，看譚紹聞不像現在富商貴官氣象，把腰略彎一彎，說：「磕頭罷。」紹聞看兩個時，果然白雪團兒臉，泛出桃花瓣兒顏色，真乃吹彈得破。這滿月演戲之事，早已首肯了八九分，說：「好標緻樣兒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還沒聽他唱哩，這嗓音兒真真天生的一筭籥。賢弟唱了罷。」紹聞略為沉吟，說：「唱就唱。」公子向滿相公道：「何如？」旦腳道：「且再遲幾天。俺身上害乏困，略歇幾日再去伺候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傻孩子，誰叫你就唱哩。你看前日在舅老爺席上，陳老爺一連點了三出，那席上老爺們，都惱那個陳老爺不知心疼你。你兩個唱了一出，爽快就硬不出來，陳老爺也自覺的沒才料哩。我再對你說：如今你新來了，我還沒吩咐廚下，你兩個愛吃什麼，只管對寶劍說，休因為臉兒生受了屈。

你兩個歇去罷。」二旦款款去訖。

紹聞道：「你既極力慫恿，我齊認下。但我今手中無錢，巧媳婦難做沒米粥，該怎的擺佈？今日一總商量明白，將來好照著章程辦理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啥是章程，銀子就是章程。『火大蒸的豬頭爛，錢多買的公事辦』。老滿，咱賬房有多少銀子？」

滿相公道：「前日二少爺補過糧銀三十兩，再沒別項。」盛希僑道：「賢弟你且拿去鋪排，這餘下九十兩，我再一次送去。」滿相公道：「銀子不用說了。屏用那一架哩？」盛希僑道：

「把西廂房放的那一架送了罷，說是成化年間沈石田的山水，我並看不出他的好處。把字兒撕下來捲起，另買緞子寫文張在上面。這裝滿裱褙，貼錦邊，買泥金，老滿你統去早辦。辦完了，臨時你好再辦棚。」滿相公道：「這宗除了做文、寫金兩項，我全攬下。至於約客照席，我是隔省人，也不能辦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那是夏逢若的事。他是鑽頭覓縫要照客的人，爽快就交與他。」紹聞心中有王象蓋打過夏逢若的事，怕惹出話來，因推故說：「夏哥有母喪在身，孝服之中，如何辦喜事哩？」盛希僑道：「他論什麼事，叫他換衣服，不愁他不換。」紹聞道：「他要辦理葬事，還托我求大哥幫助些須。」盛希僑道：「哎呀，可笑之極，我還未與他弔過孝哩。寶劍，你去對門上說，叫人請夏爺去。」

恰好夏鼎因王象蓋打過，不敢再托紹聞，每日只打聽盛希僑回來否。忽一日得了山東回來信息，徑來娘娘廟街，口說看望，實希幫助。所以門上方請，恰到門首。一同進來，夏鼎見盛希僑磕下頭去，希僑拉住道：「來的妙，來的妙。前日失弔的話，我也爽快不說他。老滿，你把方才商量的事，對夏賢弟說說。」滿相公遂把送屏慶壽誕、演戲賀彌月的話，述了一遍。夏鼎道：「我再也不敢管他的事，他家盛價厲害。」紹聞怕說出打字，急接口道：「王中不過與你搶白了幾句。我彼時就陪過禮。你去後，我又叫至

客廳，罰跪打了十竹板子。」盛希僑道：「陪了禮就丟過了，不許找零賬。夏賢弟，這約客照席，都是你的。」夏鼎道：「我要殯先母，顧不的。」盛希僑道：「你的殯事且靠後些，辦了一宗再辦一宗。聽說你還叫我幫幫，過了這事，我自有的度。這老人家歸天，真正是喜喪，喪戲一台，是不能少的。」夏鼎道：「可殺了我了，我如何唱的起喪戲。」盛希僑道：「放心，放心，有我哩。咱且商量這一台戲，你那事，改日再定日期。」夏鼎見公子有了擔承意思，說：

「任憑大哥酌裁。總是我沒錢，未免發愁起來。」盛希僑道：

「不胡說罷。您三個商量現在的事，我去東院看看這兩個孩子吃了飯不曾。老滿，你把銀子交明，那東西是辦事的『所以然』，離了它，不拘怎的說，俱是乾拍嘴。」說罷離座上東院去了。這三個商量，張類村做屏文，蘇霖臣寫金。滿相公寫報單，夏鼎貼報單。報單寫的是：

次月十五日，恭祝譚府王老太太七旬萱齡，並獲麟孫鴻禧。

至期親友與祝者，預懇奉爵以申多壽多男之慶。

首事盛希僑、夏鼎等同具

當下商量，梗概崖略已具。滿相公即將三十兩付與紹聞，又將紅報單十張付與夏鼎。滿相公留飯已畢，二人欲向盛希僑告辭起身，滿相公道：「公子性兒，鬧戲旦子如再蛇吞象一般，恨不的吃到肚裡。何苦攪亂春風，叫他各人自去鬧去，我送二位走罷。」二人果然不辭而去。

卻說紹聞叫德喜帶了三十兩回來。俗話說，酒助懦夫怒氣，錢添笨漢精神。紹聞生長富厚，平日何嘗把三十兩在心，只為一向窘迫，捉襟肘見，便東塗西抹不來，所以諸事膽怯。今有銀三十兩，便覺當下少可揮霍。

到家上的樓來，見了母親說道：「娘，我要與你老人家做屏慶壽，還賀生孫之喜。」王氏道：「離我生日還有小半年，怎樣這樣趕起早來？」紹聞道：「他們齊說娘得了孫孫，就趁著做滿月，送屏送戲慶慶壽罷。」王氏道：「備辦不出來，比不的前幾年，手頭寬綽。如今米麵豬羊酒菜都費周章。不如辭了他們好意，你只辦兩三桌酒，明日請請送禮的女客，還想多請幾位久不斷會的，吃個喜面。到滿月再請一遍，就算完了局。」

紹聞道：「這個易的很。我即寫帖子，明日叫人送去，後日通請何如？」

紹聞當晚即寫了湯餅喜柬，次日差人分送。辦了席面物件，喚來庖人廚役。

進了門，果然女眷紛紛而來。第一起是巴庚女人宋氏，錢可仰女人齊氏，焦丹女人陳氏，巫守敬新婦卜氏，坐了一輛車而來。及第三日，與王氏為了禮，便坐巫氏樓下去了。第二起，王舅奶曹氏，王隆吉女人韓氏，儲對樓女人云氏到了。第三起，周舅爺新婦吳氏到了。——這原是譚孝移元配周宅，周孝廉去世太早，周氏於歸孝移，半載即賦悼亡。庶弟尚幼，所以素少來往。今周無咎已長，娶了新婦，算與紹聞有涇陽之誼，所以前日來送喜盒，今日不得不至。少焉孔續經夫人祝氏亦至。

張類村夫人梁氏說在小南院看相公，午時方才過來。又一會，夏鼎女人換了素服，攜同姜氏來了。姜氏到了巫氏樓下，只是偷瞧牀上帳幔被枕，細看巫氏面目腳手，此中便有無限難言之隱。少時地藏庵慧照也到了，拿了佛前繡線穿了制錢十二枚，說是長命富貴鎖兒，王氏喜之不盡。——此三位是紹聞未逢母命私請來的。惠師娘滑氏，坐了一輛牛車，傍午方到。將近坐席時候，梁氏自小南院過來。此時只候著盛宅的堂眷，白不見來。少刻寶劍來說：「太太身上不好，改日討擾罷。」方才肆筵設席，擺陳水陸。

那女眷們看座奉盅，俱可意會。堂樓兩桌，左邊首座是梁氏滑氏，右邊首座是巴氏祝氏，其餘挨敘下來，是老樊伺候的。

東樓兩桌皆幼婦，南邊首座吳氏姜氏，北邊首座齊氏陳氏，其餘挨敘下來，是趙大兒伺候的。且說堂樓交談，這個說「親家母恭喜」，那個說「孩子好長身腰」，這個問「乳食夠吃不夠吃」，那個笑「明日沒啥給小相公」。內中也有敘家常、訴苦處的，刺刺不休。惟這東樓上，嫵娜團簇，娉婷輻輳。這個看那個柳眉星眼，那個看這個容面桃腮。席面上玉筍露袖，桌子下蓮瓣蹙裙。酒微沾唇，粉頰早生紅暈；饜略下箸，羅帶早怯纖腰。

真正好看煞人。

日至夕春，各席離座。堂樓上客，鴉陣欲尋暮投之處；東樓下客，蝶隊各戀花宿之枝。王氏虛套留住，眾客各各辭謝。

巴氏愛女，仍舊住下。王姑奶曹氏也住下了。別的出了後門，只聽的笑語紛紛，各坐轎乘車而去。惟有姜氏默然無言，跟夏鼎女人上車而回。

此時慧照已成了新生小孩子師傅，起個法名叫做悟果。紹聞作揖致謝。又擺茶食，盤桓至天晚。王氏款留，慧照道：

「老師傅去世，庵內無人。我有個徒弟，今年十五六歲，獨自守門。我回去罷。」王氏送了一盤子素食果品，說：「捎回庵裡與他師兄吃。」慧照道：「我到徒弟滿月時再來。」相辭而去。一夕晚景無話。

及到次晨，紹聞想起議定張類村老伯做文、蘇霖臣老叔寫金的話，正當備席叩懇。寫了帖子，放在拜匣。飯後攜定雙慶，登門送啟。述了事期逼近，明日即邀惠臨，二公俱應允了。

及至請日，碧草軒搭椅圍桌，熬爐烹茗，專候二位老父執光降。卻說張類村瞞了杜氏，說是宋門街有人請做屏文，早駕了車，直上蕭牆街來。到了衙門口，進小南院來看杏花及小相公。先叫廚嫗對說道：「張爺已在小南院，等蘇爺到了，一同進來。」少刻，蘇霖臣到軒，紹聞恪恭盡禮。差德喜請張類村。請過兩次，只管說去，卻不見來。及第三回，方才請到軒上。

蘇霖臣道：「老哥好難請，候的久了。」張類村道：「老牛舐犢，情所難禁。」蘇霖臣道：「老哥開院極多，移近著些，早晚看看，豈不便宜？」張類村道：「若說這個房下，有什麼妒忌，真正冤死他。只是拙荆老糊塗，心內沒分寸，見小廝親的太過火，把他形容的無以自存，所以惹起氣來。朋友們外明不知內暗的情節，叫我白白的受人笑話。霖老，你說該怎的哩。」

蘇霖臣道：「這個住法，畢竟難以為常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我嘗五更鼓自想，我這一生沒有一點虧負人的事，怎該老來惹氣。」

天之報我，當不如是。大約前生必有造下的孽，所以這個兒子不早生，偏晚生；不叫那個生，偏叫這個生。象如孝移公老哥，第二個孫子，比小兒只小三四個月，豈不是他為人正直，忠厚之報。」

二人攀談，不覺日已傍午，紹聞排列肴核果品，舉箸獻爵，鋪氈行禮。二公那裡肯受，拉不住，早已叩了下去。坐定說道：

「小姪母親年過望六，戚友置屏相賀，再三推阻，適然小姪又生了一子，眾人堅執不依。說齒屆古稀，又有含飴弄孫之樂，定於次月十五日演戲稱觴。小姪想這屏文，非張老伯不能作。」

這金字須勞蘇二叔寫。所以粗具菲酌，叩懇坐下，萬乞念我父親舊日交情，無外小姪是幸。」張類村道：「賢姪你央我作文，就失打算了。我一生不會說假話，我原是個八股學問，自幼念了幾篇時文，進了學。本經頌聖的題目讀了八十篇，場中遭遭不走。那四經不曾讀。《通鑑綱目》看了五六本子，前五代、後五代我就弄不明白。如何叫我作文？前二十年，就不會作，即令作出，必帶時文氣。如今又老、又惹氣，只怕連時文氣息也不能夠有哩。賢姪為何不央你程大叔？他的古學淵深。只因他性情好古，怕見時文，所以他不會高發。唯你妻老師家傳，經史古文固要淹貫，究之學業功夫毫不間斷，此所以橋梓繼美。」

他如今濟寧做官，遠水不能解近渴，一定該央你程大叔。」紹聞道：「只因小姪一向所為失正，程大叔性兒剛直，小姪不瞞二位老伯說，竟是膽怯近前。所以今日不敢相央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我替你央。」蘇霖臣道：「賢姪未曾央他，不如老兄你作了罷。」張類村道：「你只管寫你的金，包管有一通好屏文就是。老朋友還有幾個哩，說句話難說他不作。我再把家中老藥酒送上一壇，他不作，捨不的我哩酒。」蘇霖臣道：「若論寫屏，也要費個商量。我的字不堪，如何寫的？」張類村道：「我不敢作文是實話，你不敢寫屏是假謙。你能寫得兩家字，一筆王字，一筆趙字，誰不知道？省城各衙門對子，各店『經元』『文魁』匾額，那不是官長請你寫的？我只怕你眼花，下筆看不真作難。」蘇霖臣道：「若說衙門對子、匾額，那不過是應酬字，肥潤光澤就是好的。昨年欽差大人在西街尤宅做公館，縣公請我寫對子。大人過去，尤宅請客，就趁這對子。那一日兩席客，沒人誇這對子寫的好。我身上

只是肉麻。論起來，他們誇的是本心，我心裡難過是真情。各人自己良心，如何能昧哩。」張類村道：「字學我不在行，人人俱說你的王字好，比你寫的趙字還強。」蘇霖臣道：「這一發難為死人。趙鬆雪的字，我雖說不會寫，去今不遠，我還見過他的帖。若王字，並不曾見過他的帖，何憑空的義獻起來？」張類村道：「我見你案頭有王字帖，都寫的極好看。」蘇霖臣道：「墨刻鋪子裡，單張八個大錢，裱成的五十文。那就是帖麼？老姪，叫我寫屏，要難為我出汗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此處沒硃砂，雄黃也為貴。只要寫的肥，就壯觀。」張類村又向紹聞道：「還有一宗話要商量。這屏文後邊落誰的款，好順著他口氣作。」紹聞道：「既是老伯秉筆，就落上老伯款。若程大叔作文，就落上程大叔款也不妨。本是世交，自然言語親切些。」張類村道：「十二幅圍屏，摹本緞子泥金字，後邊落上祥符縣儒學生員某人頓首拜撰。不但你這個客廳掛不的，萬一有人借去用用，或是公館，或是喜棚，人家看見，還有傳虎頭鼠尾的奇景哩。」紹聞道：「文昌巷我外父的款何如？」張類村道：「休說什麼科副榜用不的，就是什麼科舉人也用不的，都是些半截子功名，不滿人意的前程。總而言之，上頭抬頭頂格，須寫得『賜進士』三個字，下邊年家什麼眷弟，才押得穩。這話原有所本：我嘗聽前輩人說，有一位老先生由孝廉做到太守。晚年林下時，有人送屏幛的，要請這位先生的銜，老先生斷斷不肯。子弟問其故，老先生道：『我讀書一場，未博春官一第，為終身之憾。屏幛上落款，只寫得誥授中憲大夫，這賜進士出身五個字白不得寫。

我何必以我心抱歉之處，為他人借光之端？』此雖是這位老先生謙光，亦可見舉人、副榜、選拔、歲薦的功名，只可列與賀之班，不可擅撰文之位。若是秀才，不是每況愈下麼？」蘇霖臣道：「依我說，有一個人落的款，寫上婁潛老，豈不是一事而三善備麼？第一件，賜進士出身；第二件，現做濟寧刺史，可以寫奉直大夫；第三件，與孝移公舊稱莫逆，這個款，豈不是有情有緒？」張類村道：「很好，就是他。」說話中間，珍錯雜陳，酒肴互勸，席已終局。二公各承允而去。

到衙衙小南院門口，張類村道：「我進去抱出小犬，大家看看。」蘇霖臣、譚紹聞門外等著。須臾，廚嫗抱出一個豐面明眸的相公，望見二人，就跳著笑。蘇霖臣接過來抱了，說道：

「真正杜工部詩上所說，徐卿麒麟子也。」張類村道：「怕尿在蘇二叔身上。」急令接過去，早已紫蘇葉泡上童便半盞，兀自喜笑不住。蘇霖臣代為歡喜。

廚嫗抱的進去，三人同至衙衙口作別。張類村與譚紹聞復回至小南院門口，紹聞回家。張類村依舊進小南院，直待日夕，方才回家。

此回單言類村、霖臣自道文字不堪入大雅之目，乃是虛中集益之道。有詩贊曰：

片長薄技且漫誇，淬礪還需各到家；  
海內從來多巨眼，莫叫人笑井中蛙。